



論語卷注

0512
1.664
4



仁 12
1664
卷 4

論語參注卷之十

朱子集注

後學崔暎參注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于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于聖人。宜于此求焉。

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言言參注
恂相倫反。○恂恂信實之兒。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智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兒詞氣如此。

○參注。按記此十六節。除山梁雌雉一節外。可見孔子一動一靜。無不平易近人。未嘗稍爲立異。非謂聖人始如是。他人皆不能如是。卽如聖人于鄉黨則恂恂。豈他人于鄉黨遂狂悖乎。餘可類推。須知此正記者爲欲學聖人者。切爲指陳。不必求之高遠。惟出之自然而已。有志聖人者。毋自封其境焉可也。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遙反。下同。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剛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兒之不同。

○參注。便便安舒之兒。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苦旦反。誾如巾反。○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許氏說文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

言言參注
而諍也。

君在踧踏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踏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君在視朝也。踧踏恭敬不甯之兒。與與威儀中適之兒。張子曰與與不念向君也亦通。○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參注上與字讀本音。下與字讀去聲。謂參與。蓋君在固宜踧踏其兒。而有事則不能不參與。此休戚相關之意。故曰與與如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

擯必刃反躩驅若反。○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兒。躩盤辟兒。皆敬君命故也。

○參注勃興起兒。躩疾行而有持重兒。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

檐赤占反。○所與立謂同為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檐整兒。

○參注按檐為衣之下幅所以蔽膝。檐如也。謂檐之如常。

論語參注
不會搖動則莊重至矣。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參注翼如謂兩手下垂護衣而進免至掀動失儀如鳥之有兩翼也。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闕于逼反。○中門中于門也。謂當棖闌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闌右不踐闕。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闕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立之處所謂位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

齊音咨。攝，握也。齊，衣下縫也。禮將升堂，兩手握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等，階之級也。遲，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蹶蹶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000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躡躡如有循。

勝，平聲。躡，色六反。○圭，諸侯命圭。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戰色，戰而色懼也。躡，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舉前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有容色，和也。儀禮曰：

論語參注
發氣滿容。

私覲愉愉如也。

私覲以私禮見也。愉愉則又和矣。○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于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閒絕無朝聘往來之事，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耳。

君子不以紺緌飾

紺古暗反。緌側由反。○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緌，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飾領緣也。

○參注按紺爲青中間赤，緌爲赤中間青，皆取其淫豔非正色也。卽今所謂閃緞、火裏煙之屬，謂孔子守君子之道，不以此不正之色飾其身也。集注訓君子爲孔子，飾訓領緣，誤矣。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閒色不正，且近于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參注紅，淡赤色；紫，青赤色。皆閒色之好者。爲當時大夫之服，故孔子不敢輕用爲褻服，不得援惡紫奪朱，遂謂

非正色不以爲服。不過朱爲正色，紫爲閒色。孔子謂其不可混亂也。

當暑衫絺綌必表而出之。

衫單也。葛之精者曰絺，粗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寺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絺綌是也。

○參注：衫似訓短衣，卽裏衣。今人呼爲汗衣，謂當暑著絺綌之短衣。出而見客必加著長衣，所謂表而出之，所以示敬也。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麕，斫反。○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麕，鹿子色。白狐色。黃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麕裘長短右袂。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長去聲。○齊主于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旣得

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

○參注此節寢衣係承褻裘而來。似不必移于齊。必有明衣布下。所謂長一身有半者。長讀本音。謂衣之長僅如一身之半。即裏衣。今呼汗衫。且下章齊必有明衣布。接齊必變食文氣爲貫。夾此二句。反形閒隔。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參注謂狐貉之厚重者。則以爲家居之服。若出而應事。則宜輕便。不宜厚也。

去喪無所不佩。

去上聲。○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觴礪之屬亦皆佩也。

○參注此句似宜移于羔裘玄冠不以弔下。去作本音。謂去喪者之門。仍可羔裘玄冠。故曰無所不佩。統吉物而言之。非必求多佩也。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參注。帷訓圍蔽。帷裳如今時女子之裙。古者無袴。以裳蔽之。免露體也。他如袍服之類。則必有殺。不致束縛。便于行動也。今之蘇常二州婦女及雲南貴州之苗女。尚有僅著裙而不袴者。日本國則男婦皆不袴而用裳。殆沿古也。然亦可以不必矣。今朝祭大典。官吏皆用朝裙。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殆本朱子帷裳之注而爲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禘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參注。吉月。似指元日。及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冬至夏至。○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齊必沐浴。浴竟。卽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參注。衣讀去聲。似以齊必有明四字爲句。衣布二字爲句。謂凡致齊。必于天色初有明時爲始。取其神氣清明。

論語參注 卷一
而專一也。所衣者以布爲之，不用裘紬之屬，取其質素而潔也。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

食音嗣。○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犇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粗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參注：厭與饜通，貪食也。謂食不貪其精，膾不貪其細也。食饘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

食饘之食音嗣。饘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饘飯傷熟溼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于正也。漢陸績之母切

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于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參注。割不正不食。似謂非餒非敗。亦非色惡臭惡。及失飪不時。而所割之肉。或係自死之物。或雖非自死。亦有不宜食者。如凡物之脾胃心腸髓血及猪首之類。食之皆足以致病。是謂不正不可食也。醫書有驚氣入心絕氣歸肝之語。亦謂其不正不可輕食也。不得其醬不食。似謂椒醬過多則助火。豆醬過多則寒。中麻醬過多則

滑腸。麥醬過多則滯氣之類。不得其平。皆足爲害。故不食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食音嗣。量去聲。○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澹洽而已可也。

○參注。似肉雖多三字爲句。不使勝食四字爲句。氣惟酒無量五字爲句。不及亂三字爲句。勝過之也。量氣量也。

亂因醉而亂氣也。謂養生以食為主。肉之爲類雖多。不使過于食也。氣量宜宏。惟酒最足傷氣助怒。至無含容之量。不可及于醉以亂氣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參注。市塵市脯。乾肉也。謂沽來之酒。不知味之純。襍市間出賣之乾肉。未能辨其美惡。故皆不食。不徹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徹。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參注。似謂食多則傷氣滯神。無論何物皆不多食。朱注但云適可而止。是承薑食說。殆誤矣。

祭于公。不啗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于公。所得胙肉。歸卽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畱神惠也。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

言言參注
緩耳。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語言恐傷之也。亦通。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齊嚴敬。見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參注似謂雖以疏食菜羹瓜果致祭。無不齊戒也。若謂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則是每飯必祭。非敬鬼神而遠之之義。反近于瀆矣。

席不正不坐

謝氏曰。聖人心安于正。故于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參注似謂大夫士坐位各別。席不正者。不當其位。故不

敢坐若作設席欹斜解未免失之。古人坐既用席。豈于此全不經意而聽其欹斜耶。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于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參注。慨自世風日下。少年多慢老成。讓杖之風久爲罕見。或恃文才。或倚名位。則于先生長者之前。尤形放肆。而羣少互呼。又自曰翁曰叟曰大人。舛謬至斯。言之可醜。曾聞瀕海某地之民。見父母年老。謂不能效力也。輒置不理。自享衣食之精美者。而父母惟仰求所棄敗絮。

敝履食餘之皮骨而已。甚有巨盜案發。緝捕既嚴。至舉其父賣與巨盜抵死者。蓋實由士大夫開其端。小民遂踵其迹而甚之矣。然則讓杖之道。學者可不講乎。

鄉人儻朝服而立于阼階。

儻乃多反。○儻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阼階東階也。儻雖古禮。而近于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于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

當如此

○參注按注釋家因不問馬一句多出穿鑿之解或以傷人乎不四字爲句問馬二字爲句不讀爲否謂問傷人與否然後問馬先人後畜也或以傷人乎爲一句不字爲一句問馬爲一句謂問傷人否有人答曰否然後問馬皆臆揣支離之詞令人可噓蓋馬之性一見火光高出于身卽狂奔而入雖窮十夫之力輓之不得出況旣在廐中猶能救乎惟夜閒失火更甚此皆歷驗不爽者觀此則是孔子知廐旣焚馬必先斃不待問也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食恐或餒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侍食于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東首。以受生氣也。病卧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于身。又引大帶于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朋友死。無所歸。曰于我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于已親也。○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卧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惡其類于死也。惰慢之氣。不設于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天天是也。

○參注似謂孔子重在行道。雖寢與居常以爲念。故寢則不如尸之不復省。雖居則如不能自容其身。蓋悲天憫人之襄。爲無時或忘者矣。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參注此疑漢人夾襍前篇之文。混入于此。而狎褻字尤爲不類。且下文有凶服者式之。則與見齊衰者何異耶。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爲萬物之靈。而王者之

言言多注
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參注。負版。似謂罪人而罰爲板築者也。訓爲荷校亦可。疑非持邦國圖籍者。餘見前篇子見齊衰者章參注。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此一節記。

孔子容兒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輓以上車之索也。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于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也。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邢氏曰。梁橋也。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憂。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闐反。張兩翅也。見爾雅。愚按如後兩說則共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強

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參注此疑錯簡。似是山梁雌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子曰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時哉時哉。蓋雌雉文采可觀。子路見之遂拱立而前。雉疑見執也。三伸其啄而去。孔子因而有感。謂彼見人之動色。卽飛而起。又慮所託非地。必盤旋審顧而後棲止。深得識時知機之妙。按凡鳥久立將飛必三伸其啄。嗅者伸啄之意。舉起也。翔盤旋也。集棲也。

按此篇除入太廟每事問重文外。共十六節措詞與

諸篇不符。其間所用之字。多不見于諸篇。惟自漢以後始見之。雖有見于周禮儀禮禮記者。而周禮儀禮禮記又爲漢人僞書。亦難取以爲信。且列山梁雌雉一節于後。尤爲不倫。殆傳經時。不無攙襍。惟相沿既久。存此疑端而已。

論語參注卷之十一

朱子集注

後學崔暎參注

朱子曰。此篇多評弟子賢否。胡氏曰。此篇記閔子騫言行者四。而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也。

子曰。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

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于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而以爲野人。後進之于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

其過于文也。

○參注按程子謂爲時人之言如此出自臆揣。當是孔子自言如此也。野人似指舜起于野。故稱野人。君子似指湯武皆起于有位。故曰君子。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旣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參注從先進似卽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樂則韶舞之類。此孔子不滿時王之制之微意也。

子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從去聲。○孔子嘗厄于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于患難之中也。○參注此可見聖教感人者深。當厄于陳蔡。從游者皆相依不去。故事過時遷。因其散別而念之如此。後世此情爲不易見。蓋爲師者。徒貪贄幣。授以無用之端。僅謀衣食。爲之徒者。亦惟藉以啟發貪心。爲出身計。外此無聞也。及一旦師值危難。率皆路人不若趨而避之。尙望其患難與其耶。是教之以此者。卽還之以此。無足怪矣。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行去聲○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竝目其所長分爲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耳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參注程子謂十哲爲世俗之論最爲確評此十人中如宰我冉有之行見于論語者多不足稱卽從于陳蔡時安知非爲同學所牽制而未去耶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無所不說

說音悅○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于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詞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于回豈真以助我望之蓋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子云爾○參注助我似謂逞我之私見非助我卽母我之意謂顏子不逞己之私見故于吾言無所不悅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于其父母昆弟之言

閒去聲○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

詞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于中而著于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參注昆字疑兄字誤中庸之昆弟似傳經者承認脫胎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三妻皆去聲○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于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于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參注三似讀本音復反之也謂南容三辭白圭之贈而反之其操守清潔故妻以兄子若但取三復白圭詩則未免冒昧從事安知非誑耶何子路終身誦雄雌詩獨未深許耶集注謂事見家語家語僞書也不足據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亾

好去聲○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略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

論語參注
之道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

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
椁外棺也請爲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參注按北方車式上圓下平左右後有櫛前有門如椁式可以容棺殆請車卽以爲椁非賣車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

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尙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詞○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參注以吾從大夫之後似謂自作大夫以後朱注謂後爲謙詞反晦矣胡氏之注亦太牽贅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去聲○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

從去聲○慟哀過也

曰有慟乎

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夫音扶爲去聲○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性情

之正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禮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

生焉知死

焉於虔反。○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敘。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參注每有士大夫倫常之地。多不講求。而獨專于佞佛以邀福。平生片善不爲。貪食宣淫。任情耗散。而又畏死。常服葠桂鹿茸以求延壽者。須于此章認真體會。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閔侃音義見前篇。行胡浪反。樂音洛。○行行剛彊之兒。子樂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尹氏曰。子路剛彊。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

子路卒死于衛。孔惲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

○參注。此章似宜與問事鬼神合爲一章。蓋季路聞孔子之語。同諸賢侍側。故孔子又有不得其死之語。所謂不得其死者。謂其問死而未悟其理。故行行然。前人謂子樂宜作子曰。確論也。

魯人爲長府

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蓋改作之。

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作。勞民傷財。在于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參注。貫。義似宜訓積貯。謂可仍舊府以積貯也。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夫音扶。中去聲。○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參注。中字似宜讀本音。謂閔子恐勞民傷財。卽言中有物之意。

子曰。由之瑟。奚爲于丘之門。

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

論語參注
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于中和。故其發于聲者如此。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喻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事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

與平聲。○愈猶勝也。

子曰過猶不及

道以中庸爲至。賢智之過。雖若勝于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于中道而已。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爲去聲。○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

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冉有為季氏宰。又為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參注季氏僭竊之臣也。冉有為之宰。已為因失其親。而又為之聚斂附益。其心術之難叩。去有子可謂遠矣。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又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于季氏。故為不善。至于如此。

由其心術不剛。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為急。故也。

○參注鳴鼓而攻之。似謂宜嘶鳴鼓氣而攻伐之。此聖人深絕冉求兼戒諸門人也。

○柴也愚

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智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為人矣。

○參注家語所稱泣血三年。大出情理之外。其泣果為血也。不待三月必誓。何至三年尚見泣耶。此等偽書之文。

言言參注
不攻自破豈能引為證耶。

參也魯

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為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人耳。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師也辟

辟婢亦反。○辟，便辟也。謂習于容止，少誠實也。

由也嘒

嘒，五旦反。○嘒，粗俗也。傳稱嘒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參注：此章似連上章季氏富于周公，竝下章回也。其庶乎去子曰二字，合為一章，則文情貫矣。當是孔子因冉求之不自愛，有感于中，遂歷舉在門諸子之得失，俾得互相輔益之意。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庶，近也。言近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

求富故屢至于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

○參注屢空者似謂屢若空虛不自有也。蓋卽如愚之意。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中去聲。○命謂天命。貨殖貨財生殖也。億意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程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爲此矣。○范氏曰屢空者。單食瓢飲屢絕而不改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于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貨殖

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參注中字似宜作本音。似謂子貢不欲受君命以出仕。惟以貨殖治生。其所意度則屢得中道而不失本來也。此殆子貢見夫子之道不行。遂借貨殖以匿其真。所謂隱于市者矣。若集注竟將子貢說成市儈未免失之。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

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塗守轍。善

人雖不必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張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于學者也。欲之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于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參注。大凡爲善人必言行相顧。所謂不踐迹亦不入于室者。似言欲爲善人而所行之迹不能踐其言亦不能入善人之室矣。程子張子之解。近乎支離。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與如字。○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兒取人也。

○參注。色莊者外飾之謂。色莊之奪君子。此世運之衰也。蓋君子以直道而行。不利于人口者最多。色莊者一主圓融。惟恐拂人之意。不獨小人樂與之親。卽君子亦或爲其所惑而重視之。鄉愿德之賊者是也。其生也則有媚壽之紋。其死也則有諛墓之文。而爲之執筆者亦惟勢惟利之是趨。信口揄揚。旣欲以色莊者欺騙當時。且欲以色莊者欺騙後世矣。聖人此論爲戒者深而遠。願欲觀君子者審之。欲爲君子者亦慎其趨而後可。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
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
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
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若不稟命而行，則反傷于義矣。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于所當爲，不患其不能爲矣。特患爲之之意，或過而于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再求之資稟，失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于所當爲

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于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參注此章之上，疑有闕文，必急人患難之意。似子路問聞其事宜，卽行否。孔子謂有父兄在，何能率意而行。冉求意在沽名，因夫子之答子路如此，亦以爲問。孔子微窺其意，故贊其行也。若謂聞爲聞義，則無論有無父兄，皆得行之矣。張敬夫謂爲聞義固當勇爲，然有父兄在，則不得自專，未免強爲之說。按子畏于匡，似類及之文。子畏于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女音汝○後謂相失在後何敢死謂不赴鬪而必死也
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
死生況顏淵之于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
子者而已卽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
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
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
匡人之鋒乎

○參注回何敢死一語揆之天理則爲順推之人情則爲
真是則忠臣孝子固不容偷生害義亦不許枉死成節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與平聲○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

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曰然則從之者與

論語參注
與平聲○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言二子雖不足于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季氏已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已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免矣。

○參注朱注謂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似未必然。所謂弑父與君亦不從者。不過不預其事。避而去之也。至死難之事。子路則能之。而冉求則未敢許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夫音扶下同○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參注所謂讀書者非今之收藏經史及百家著述蓋當時所有之書除易書詩別無所考而易書詩所言卽民人社稷之事故子路云然謂能于民人社稷之事切實講求卽爲學矣。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惡去聲○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于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于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于修身而後及于治人其說具于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敘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參注是此也是故者似指民人社稷之故則故字不得作所以然解惡宜作平聲哀都切佞字似信字之訛似以是故爲一讀合惡夫信者爲一句當是孔子因子路

言言參注
之對謂苟不待學以有民人社稷即推行盡利必天姿純粹者始能之子羔之天姿未免于愚則此民人社稷之故惡得而深信子羔如是耶若謂惡夫佞者似與夫子責子路口氣不合蓋子路剛毅性成何至爲佞不過直率應之未及深思耳信字觀子使漆雕開仕章更剛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坐才臥反○皙曾參父名點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長上聲○言我雖年少長于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于此亦可見矣

○參注長字似宜讀本音謂毋以吾有一日之長于爾即不與吾言也所謂千日之短一日之長自謙之語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爲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

子晒之

乘去聲。饑音機。饑音僅。比必二反。下同。晒詩忍反。○率爾輕遽之兒。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乃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饑。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死其長矣。晒微笑也。

求爾何如。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倣此。方六七十里。如猶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有

謙退。又以子路見晒。故其詞益遜。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

相去聲。○公西華志于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言己志。而先為遜詞。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眾類曰同。端。玄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詞。

○參注。端。莊肅也。章。章于身也。甫。美也。謂端肅章身之美。非冠服也。按禮記孔子答問儒服。有冠章甫之冠一語。

言語參注
宜知禮記爲漢人僞書。卽章甫二字。亦由此處竊取。不自求解。妄作冠名。且所答非所問。不足援以爲證。又周曰章甫。亦爲後起之文。似專指天子之冠。則孔子與爲小相者。何得用之。尤見說之僞矣。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鏗。苦耕反。舍。上聲。撰。士免反。莫。冠並去聲。沂。漁依反。雩。音于。○四子侍坐。以齒爲敘。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夫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閒歇也。作。起也。撰。具也。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已被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墀。樹木也。詠。歌也。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質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

妙。隱然自見于言外。視三子之規規于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參注。撰字疑。選字之訛。服字疑。般字之訛。般。樂也。按篆文。服。从舟。从反。般。从舟。从攴。其形甚似。成。畢也。浴。字疑。浴。字之訛。沿。循也。風。字宜作去聲。卽諷字也。異乎三子者之選。謂不能與三子同其選也。按周正建子。周之莫春。今之正月。魯地值今正月。冰尙未解。寒氣尙多。何能浴。與風耶。且偕冠者童子同浴。庸人不爲。而謂聖賢爲

之乎。當是言志時。適值莫春。謂值此莫春。春之爲樂。旣將畢矣。偶與冠者童子。循沂水而行。興至吟諷。經過舞雩。詠歎而歸也。此可見聖賢。胷裏曷朗。一片生機。及時行樂。與物同春氣象。若謂春服旣成。爲新製春服。未免黏滯。豈古人每年必另作游春之服耶。周之莫春。未能釋裘。亦不得多此一舉。又按朱注。謂浴爲上巳。祓除。則爲今之三月。亦與周正不合。總之。皆爲春服浴風等字。滯解。如謂服浴風等字。未訛。則論語有僞文矣。前人有改歲不改時之說。尤爲妄事。附會時旣未改。孔子何以

有行夏之時之說耶。又有春王正月之書耶。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夫音扶

曰夫子何哂由也

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

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與平聲下同。○曾點以冉求亦欲爲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詞蓋亦許之。

○參注此節與下節當是孔子申明之如此不必拘定爲曾點之問而後答之也。

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爲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詞。○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游厭飫有先後之敘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

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卻祇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揜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祇是不達爲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卻。便是此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爲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參注。竊按孔子之與曾皙。非謂三子不足與。而獨與曾皙也。蓋孔子雖與及門諸弟子辨志。亦未嘗不自傷道之不行。忽聞皙爲此及時行樂之對。則不禁有感于中。故喟然興歎。因其卽景生情。頗有樂天知命之致。商與之耳。乃注釋家遂多刻畫過甚。未免失之。至浴乎沂。風乎舞雩。自係傳訛。後人誤引爲典實。凡贊稱化機者。多有沂水春風之喻。亦陋甚矣。

論語參注卷之十二

朱子集注

後學崔暕參注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為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于人欲。故為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于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復全于我矣。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

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于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參注。克似訓能。復訓合。禮通理。歸向也。一日卽一旦之意。謂能以己之存心行事合乎理。卽所以爲仁。惟一旦果能如此。則天下之人皆知歸向于我之仁。是爲仁由

己之能不由人也。苟將仁字穿鑿說得糾纏不已。則反使學者茫無所據矣。宋儒說理多蹈此弊。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目條目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于天理人欲之際。已判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詞。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理。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

言言參注
理又自知其力有以勝之。故直以爲已任而不疑也。○
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
外。制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子事斯語所以進于聖人。
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其視箴
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于前。
其中則遷。制之于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其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亾其正。卓彼
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

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
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已肆物忤。出
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詞。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
于思。志士勵行。守之于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
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
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
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亦不可以不勉也。程
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參注禮與理通事從事之謂蓋顏淵問爲仁之目孔子

示以視聽言動皆必合理。顏淵聞之。謂雖不敏。請即從事。斯語以用工也。朱子謂此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則等于術士傳授異術矣。夫聖人大道爲公。因才施教。有何語不切要。豈獨于顏子一人而即私相授受耶。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祇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于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于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于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己之可克矣。

○參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者。如實難兼攝之事。必不可

言言參注
成之功與失節墮名累及身家之類皆是也請事斯語
見上章參注朱子乾道坤道之說似失之迂

司馬牛問仁

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犁向魍之弟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音刃○訥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
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子以牛多言而躁
故告之以此使其于此而謹之則所以爲仁之方不外
是矣

○參注訥者謂其言如以刃割物有決斷也

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
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
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
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爲司馬牛多言故及此
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爲是愚謂牛之爲人如此若不告
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爲仁之大槩語之則以彼之
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

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于學者之身而皆爲入德之要則又初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參注似以爲之難三字爲句言之得三字爲句無訛乎三字爲句言之得卽不失言也蓋謂爲訛亦難果其言之得當豈無訛者能之乎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向魍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

懼

夫音扶○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媿于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未可遽以爲易而忽之也○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充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亾

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詩言參注
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命稟于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參注。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八字。乃持身涉世最切之聯語。學者皆可書爲楹帖。使常存此心。庶幾樂天知命。進于達人矣。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既安于命。又當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閒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敬愛之。如兄弟矣。蓋子夏欲以寬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詞。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惟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于愛而昧于理。是以不能踐其言耳。

○參注。按胡氏引哭子喪明。事見禮記。後人僞書。未足爲信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譖莊蔭反愬蘇路反○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于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詞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

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于身者不行焉有不待責而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參注貴州姦民因訛索不遂自截其指入狀呈冤者甚多苟不細察即被所欺記官仁襄時初得此狀揭其詐杖遣之遂無敢效者道員某執此多誣讞民共譁之此即膚受之愬確證也遠者遠慮也謂既明焉則所慮者遠矣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于我。不離叛也。

○參注下文有于斯三者何先是孔子所言者三事。據朱注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于我。似祇二事矣。民信之者。謂于民以信結之。不宜出于偽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去上聲下同。○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如死之爲安。故甯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甯死而不失信于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答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于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參注立者固也。謂自古皆有效死不去者。民若見我無信。其心遂不固。而與我絕。兵食雖足。亦何益哉。

論語參注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于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參注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九字似是一句謂可惜棘子成之論君子則下文方接得去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鞞其郭反○鞞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參注似謂文猶取質以存其真質猶取文以著其美苟徒取質則虎豹之鞞猶彼犬羊之鞞矣朱注謂文質等耳是有文即可無質有質即可無文可勿論矣又謂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辨尤有語弊夫小人之所恃以欺人者文耳其質豈可令人見哉子貢虎豹之鞞二語已失譬喻之體而朱子亦失察也

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稱有若者君臣之詞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
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九人
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
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
故有若但請專行徹法欲公簡用以厚民也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二卽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旨故言此以示加
賦之意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
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
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
下甯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
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

言論參注
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歛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盡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參注言利者。不問事之濟不濟。而民生疾苦。置若罔聞。節財者。不審勢之行不行。而官務殷繁。任其自廢。凡此皆非保邦之道。實爲速禍之媒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參注徙義似謂見凡合乎義者。則遷而就之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惡去聲。○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參注此是串說。朱注分作兩層誤矣。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詞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取異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干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

言言參注
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于私者。故告之如此。

○參注此二語似釋上文。富滿也。謂君子存誠。不以自滿。始可崇德。亦惟祇懼。以異想致惑。斯爲得之。

齊景公問政于孔子。

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于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

子之間。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行。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啟陳氏弑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之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于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折之舌反與平聲。○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詞之畢也。

○參注。片言折獄。非專指子路之能折獄也。謂其見理之明。處事之決。有如此。

子路無宿諾

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于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于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

見信于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爲難。而以使民無訟爲貴。

○參注。聖人。不以聽訟爲賢。而重在使民無訟。所以廣生。生之理。造和平之福。無一毫私念動于中也。若貪位苟

言言參注
祿之徒。不獨不能聽訟。並不肯聽訟。又曰坐堂皇引領而望。且惟恐人之不訟。甚至人本不訟。必百計迫之使訟。而後已。迨一紙入門。遂藉以肥囊橐。而不聽如故也。不過聯絡爪牙。巧言誘之納賄。訖以顛預了事。竟博能吏之名。而小民之顛沛流離。不遑更問。是直以有訟爲榮。以不聽爲訣矣。似此者實繁有徒。而子孫之爲盜爲倡。皆不暇計。其悖聖人之訓。不大遠乎。是可哀已。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于事。以忠則表

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參注。似謂居其位。不可自逸。凡利所當興。害所當除者。皆自任之。而行之。必出以忠誠。則民知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參注。聖哲之君。未有不願得君子爲之臣。修持之父。未有不願得君子爲之子。端正之人。未有不願得君子爲

之友。道浮言誤中。嫌隙生焉。則君子雖欲成美而不可得矣。而小人則善媚工讒。輒動仁人之隱。飾非文過。能迷智者之明。所謂迎合之賄。甚于金帛。此自古君父朋友之惡。多由小人默爲導之。卒至敗國。凶家失身。而不知其所自。不亦大可怪哉。此章殆聖人爲取人者垂訓。季康子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改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于利欲而不能也。

○參注。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聖人非獨爲季康子言之。實爲天下萬世之爲民上者立之的也。蓋不能正其身者。晝旣媿于日昃。夜有慙于衾影。而又欲沽正人之名。讀法懸書。循其故事。條教號令。出以虛文。而謂民之不吾從也。有是理乎。

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

竊。

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
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蓋亦
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啟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
傳

○參注大凡爲上者惟利是圖廉恥早喪公行白日乞哀
昏夜恨不能網羅天下之財備致于一身則爲之屬者
尤而效之勢必盡驅小民爲盜而後已而欲盜風之自
息也得乎是有名之盜實無名之盜有以先之世之欲
藉讀書而致富者早喪一作盜之心者矣可不惕然省

之哉按廣東盜風甚熾謀劫客商緝之多不獲其盜起
之由則匪徒以賭爲生有搖灘估標花會闡姓各目動
至數千萬金之勝負每年納官之金不下百萬官亦恃
爲利源不之禁也賭敗者遂入盜夥爲千刀會各挾一
刀爲長策矣江南浙江操冒頭船者亦此類曾憶乾隆
時成案浙江烏程縣操冒頭船者富子文妻沈氏子富
大及富大金俞九齡謝世榮陳大鮑二等迷拐幼孩赴
太湖殺祭邪魅共食其肉以骨鍊丸稱可抵刑治瘵攻
胎誘獲重利曾在江南婁縣迷拐九歲之卜三姑斫其

言言參注
趾火鍼插入。以石灰水浸令腫爛。又拐幼孩蔣二。亦以火鍼插足踝。斷其筋。並令卜三姑共飲藥成瞽。賣與丐船覓食。又在南潯蘇州等處拐孩殺食。鍊骨爲丸。歷年所拐不計數。俊者或賣與遠方。庸者殘殺。與其黨鮑陸氏以行醫算命爲名。經嘉善縣。陳知縣破其案。照律梟示。旋獲其黨黃殿侯。拐幼孩孫大寶。顧景文。活煮徐氏。彌月之嬰爲藥。蔣運生拐幼孩汪田業。截足行丐。及緝獲孫文韜。孫彥生。湯開元。丁昌成。蔡天章。王俊生。王胥氏。均案治。惟操此船者不下二百號。惜未獲十之一耳。

嗟乎。凡此慘毒。皆爲上者欲心縱之也。豈不痛哉。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焉於虔反。○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尙。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于殺乎。

○參注。季康子非賢大夫也。然卽殺無道以就有道之言。觀之。雖不得爲政之體。猶不至全抹是非。若後世小人。

爲自固之謀。不計國之安危。惟快己之私欲。直是殺有道以就無道。可見昔之所謂賊臣。猶今之所謂良臣矣。則聖人所謂焉用殺之風。豈易見哉。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達者德孚于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言名譽著聞也。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既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夫音扶下同。好下皆去聲。○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于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于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于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礙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行去聲○善其顏色以取于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爲是而無所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況後世乎

○參注世之學者不求實行徒務虛名或欲以文章傳世或欲以理學欺人遂有漢學宋學之分蓋講漢學者則專襲悖謬不經之談侈爲淵博講宋學者則附會天人性命之說自託儒宗究其爲學內之不切于身心外之無補于天下彼此爭勝不啻深仇揆厥隱衷甚于鬼蜮被其惑者竟至隆以師儒登之薦牘使其爲殃後學流毒蒼生而莫之有旣是則聞之爲禍不亦酷哉

樊遲從遊于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慝吐得反○胡氏曰慝之字从心从匿蓋惡之匿于心

者修者治而去之

○參注凡匿于心而不敢告人者。卽慝也

子曰善哉問

善其切于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忿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與平聲○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專于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知一朝之忿爲甚微。而禍及其親爲

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不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已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惑物而易動者。莫如忿。忿其身。以及其親。惑之甚者也。惑之甚者。必起于細微。能辨之于早。則不至于大惑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參注先事後得者。謂必先能其事。而後爲有得也。每有後生小子。凡事不求實在。專務泛涉。肆意鋪張。自謂直兼古人之學。而有之。以爲必如是。始足以博聲華而致

言言
功利者此不崇德之類也。以察察爲明，好爲求全之論，絕不留餘地以處人，而反躬究不能自叩者，此不修慝之類也。與人爭鬪，致釀命案，及因忿自盡，致貽父母之憂者，此不辨惑之類也。學者可卽此類推之。

○再參注：攻人之惡，固爲不可至。有以君子且極力以攻君子者，尤爲失之。唐以前不多見。宋人競爭門戶，率以此爲能。或有譏之者，則動引春秋責備賢者爲詞，以自飾其短。不知春秋之所以責備者，亂臣賊子耳。何賢之有。彼聚精會神攻之者，直愚昧之夫而已。譬之當朝持

政者四：三君子，一小人。在小人雖有異志，其勢甚孤。見三君子在，尙襄疑憚，而未敢遽逞。不至大爲國家之憂。若君子忽各存意見，互相攻擊，致今日退一君子，明日或進一小人，則小人之勢與君子相抗矣。若君子猶攻之不已，又退一君子，而進一小人，則君子自成孤立。彼三小人者，起而合攻一君子，卽一君子亦無以自立矣。似此徒沽一己之虛名，不計國家之實害，不亦悖之甚哉。是以宋之天下，誤于小人者淺，誤于君子者深也。嘗謂天下之患，不患小人之多，患無君子也。不患小人之

攻君子。患君子之不能自相容也。小人得聞矣。小人得聞則君子皆危。此天下之所由亂也。蓋君子讀書談道不必作天人浩渺之思。立性命高深之說。惟求資于實用。無害身心。斯爲得之。門戶之攻可以息矣。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上知去聲。下知如字。○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耳。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于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鄉去聲。見賢徧反。○遲以夫子之言。專爲智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子夏曰富哉言乎。

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智。

論語參注
舜有天下。選于眾。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選息戀反。陶音遙。遠如字。○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耳。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仁智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于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而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

遲之問仁智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喻。則必將復問矣。旣問于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參注。朱子解遠字。未免牽強。當是不仁者。見上之所舉。如彼。則中襄慙媿。自生奮厲。皆知敦本立誠。以期遠到。不敢自棄矣。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告工毒反。道去聲。○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

其說以導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參注按問友。係問交友之道。非問諫友也。不得作朋友數斯疏矣。解而字宜讀爲爾。道字宜作上聲。似以忠告而善四字爲句。道之不可則止六字爲句。謂交友之道。惟宜忠告以爾之善。如道之不可。謂善者。則止口不談。無得自以失言取辱耳。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參注當時所謂文者。易書詩外。禮樂射御皆文也。所學止此。所習止此。其中有至理存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胥守此以爲的。以此會友。無非卽易書詩禮樂射御之文。互相講求。期于身心性命有所裨益。觀摩漸漬。日進于純。所謂以友輔仁也。後人誤會其旨。創爲詩會文會名目。而于身心民物之理無關。安能會友。安足輔仁哉。出毒生靈。處傷風化。名教罪人也是。秦坑雖虐。實曲學有以自致之。願讀此章者。毋誤會其旨焉。斯可矣。

○再參注自老子莊子公羊穀梁之說行。而文教漸失。至

秦漢以來。偽書迭出。尤以奇詭見長。所謂之文。非聖賢
之所謂文也。後之講學者。不識本原。互相則效。聚書盈
棟。日埋頭于考據剽竊之中。夫既自受古人之欺。復欲
藉此以轉欺天下後世。窮年著述。絕無資于家國身心。
徒以不經之談。駭人耳目。是以妖言邪說。皆得以乘機
抵隙。大爲性命之憂。而夷狄之防。遂疏。聖賢之道。亦晦。
彼盜虛聲以講學者。渾忘慙懼。猶自以爲有功。不知其
害已十倍于洪水猛獸而莫之或極。爲不仁之甚者矣。
此文教既失。天下之所由亂而難治也。竊按漢初碑記。

稱好學者。但有述治書詩論語字樣。未及他經。當其時。
僞書初出。尙無治之者也。迨後漢碑記。則雜及他經。僞
書已徧行矣。又按漢初循吏。多起自田間。以所習者專
讀不妨耕。早知民隱。可以見于施行故也。降及後世。學
者爭貪淵博之名。巧肆震驚之術。而布帛菽粟之文。反
至視同涉獵之不暇。更安知稼穡之艱難也。

所謂

蟲。出作穿窬之盜。如斯而已。又卽古今

論之。漢魏則以險僻爲工。唐宋則以波
瀾取。而道愈晦。詞害義也。蓋道猶路也。陸

行經

即阻車輿。水行遇波瀾。即妨舟楫。聖賢立言。

果

驚駭者乎。是險僻波瀾。皆文之下品矣。王守

仁

消文章。爲有明理學之冠。然持論亦有可議。如謂

廢三傳。直讀春秋經。爲明白曉暢。實欺人語耳。按三傳各持一說。固不足徵。而春秋經文蒙混。非得傳莫知所云。無所見。衰貶也。故王安石謂爲斷爛之朝報。疑亦漢人僞書。近人尤講求板本之學。則僞書日出。日奇。無從究竟矣。今欲振興文教。以使天下歸仁。撥亂而反正也。則吳朝宗焚書之議。斷爲可行也已。

